



【四季零墨】

## 一餐青青寒食芳

□邱俊霖

陆游晚年闲居故乡，因为腿脚不便，平日里很少出门。偶尔兴致来了出门闲逛，村里的老人都认得他，路过家门口大家会热情地拉着他留下吃饭。他感情难却，常常和父老乡亲小酌几杯。这一天，他又在一位乡邻家饮酒小聚。主人用什么招待他呢？他用诗歌记了下来：“浊醪小瓮酿，香饭别甑炊。瓦盆进豚肩，石臼捣花糍。”（《村老留饮》）乡亲们搬出自家刚酿好的浊酒，盛上新蒸的米饭款待陆游。瓦盆里盛着刚烹制好的美味猪肩肉，还有那用石臼捣现做的花糍。

糍，是陆游家乡十分常见的小点心。说起糍人们可能会比较陌生，但说到“糍”大家肯定都熟悉，其实“糍”就是糍的异体字。在陆游生活的时代，人们一般将“糍”写作“糍”。那时，人们通常把用糯米做的、口感黏牙的点心称作“糍”；用麦粉做的各类面点则称作“糕”。陆游在诗中写得很清楚，糍是用石臼捣烂制成的。捣制花糍的原料是糯米或糯米粉，制作糍的时候把糯米蒸熟，趁热倒入石臼，反复舂捣至成绵劲细腻的柔韧白团，再捏作一个个小团子或塑造成其他造型。

在陆游的故乡，人们根据糍的制作食材，也将它称为“糯米糍”或“粉糍”。至于花糍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在做好的糍上，用模具压出精美花纹，或是捏成各类别致造型。也有人认为，花糍是在糯米糍上撒些花瓣点缀，故而得名花糍。这种说法虽然多了几分诗意，但主流观点仍认为，花糍是带有压印图案的糯米点心。

可以想象，在陆游生活的时代，人们大概会根据糍的不同做法和不同花纹细划出许多门类，比如陆游在诗里就提过，他曾在蜀地为官八年，当时的蜀地百姓就把用糯米制作并且包成筒状的粽子，叫作“糍筒”。在陆游的故乡，还有一种类似糯米糕的粉糍，这其实也属于一种糍。它是用新鲜箬叶把糯米粉包裹起来蒸熟的，因此也被叫作箬糍。陆游在诗里也提到过这种点心：“旋炊粉糍裹青箬，新爇饴枝缀红糍。”

陆游晚年月下闲坐，看孩子们模仿《诗经》作诗，欣慰之下少不了要备些点心助兴。陆游和家人准备的便是刚蒸好的用绿箬叶包裹的粉糍，还有那新炸出来的、撒着红糍的“饴枝”。

除了上述这些糍外，宋代还有一种糍特别受欢迎，那就是“油糍”。一听这个名字，大家都会联想到现在的油糍，其实宋代的油糍也是油炸的糯米点心，和现在的油糍或者麻团基本上是同一类食物。虽然陆游诗里没提过油糍，但宋代很多诗歌中都有它的身影，尤其是当时的僧人，尤其喜欢在诗里写油糍。

原来，宋代禅林里流传着一则“油糍悟道”的故事。说的是当年金陵有位俞道婆，平日靠卖油糍为生，她一边做生意，一边参禅问道。有一天，她偶然听到一段曲子，心中久存的疑惑突然解开，当下大彻大悟。开悟的那一刻，她连赖以维生的油糍与生计也顿然放下，随手就把装油糍的盘子掷在地上。这一掷并非癫狂，而是象征抛却世间一切执着。这则公案在禅宗典籍里屡被传颂，油糍也因此成了“放下执着”的经典意象。所以宋代僧人的诗文中常出现油糍，并非因为嘴馋，而是借此来讲禅机、谈觉悟。

除了上面说到的这些糍，在陆游生活的宋代，还有一种时令性的糍，那就是青糍。所谓青糍，就是制作时将艾草或青草的汁液揉进糯米当中，做好后的青糍色如碧玉，通体透着莹润的光泽。青糍是寒食、清明时节最常见的节令点心，青糍清香软糯，带着淡淡的青草清香，入口绵甜不腻，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已经十分受人喜爱：“青糍旋捣作寒食，白葛预裁充暑衣。”

陆游那个时代的青糍具体长什么模样，如今已很难详细考证，但从原料和做法来看，它和今天的青团基本可以说是同宗同源，甚至有可能是一样的。更重要的是，陆游那个时代的人们，也是在寒食、清明时吃青糍，可见咱们现在寒食、清明吃青团的习俗，在陆游生活的宋代就已经非常流行了。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## 胡同口的父亲

□奔涌

父亲病了以后，到胡同口的次数越来越多了。儿女们回家，是他最大的期盼。

村西头的一条大胡同住着几十户人家，我家住在最北头，是一所大院的民宅，紧靠大街的胡同口。说起来，这所大宅子还是我老爷爷留下的。

我排行老大，下面还有妹妹和弟弟。上小学了，每到放学的时间，母亲在家做饭，父亲就到胡同口等我们。看见胡同口的父亲，我们就把书包甩给他，撒欢儿地玩去了。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妹妹读小学三年级，弟弟读小学一年级。这一年，父亲跟随公社的建筑队外出干活后，站在胡同口等我们放学的换成了母亲、奶奶……但是只要父亲一回家，胡同口保准就换人。

小学在村子的中间，离我家很近。初中在村子的最东头，需要骑自行车。那时候，上初中也需通过考试录取，达不到分数的要留级，来年再考。父亲答应我，考上初中买辆新自行车。我读初中了，父亲用平日里积攒的钱给我买了一辆“大金鹿”。他看着我骑“大金鹿”去学校路上的背影，一个劲地羡慕。每当中午、下午放学回家，我骑着“大金鹿”故意在胡同口停下来，不停地按着铃铛。父亲忽然冒出来大喝一声：“别响铃了，俺在呢！”妹妹快上初中了，父亲省吃俭用攒下钱来，买了一辆平把“小飞鸽”。一听到车铃声，父亲一准儿会在胡同口出现，从我们手中接过自行车推回家。

全县13个乡镇加上县城共有4所普通高中，读高中的时候，父亲让我骑上了没有大梁的“小永久”。到别的乡镇读书需要住校，父亲总让母亲给我炒好辣椒虾酱和辣疙瘩咸菜，装满罐头瓶子。出了家门口，父亲偷偷塞给我两元钱：“你娘给的钱不够花吧，饿的时候，多到学校食堂打个菜。”每到周五傍晚，父亲就站在胡同口，望着学校的方向，一直等我回家。

再后来，我在县城，妹妹在市区，弟弟在深圳，而居住在乡下的父亲和母亲，每到周末依旧出现在胡同口，村里人都知道老两口在等谁……

父亲年岁大了，身体和精神状况大不如以前。“别等了，孩子们都忙着呢。”母亲劝他，邻居们也劝他，可父亲依旧等着，这是他对儿女心照不宣的想念方式。

2013年8月，一张要命的诊断书，让我不停地掉眼泪变成了孩子。医生告诉我，父亲到了肺癌晚期。我不相信县医院的诊断是正确的，准备带着父亲去北京。母亲说：“我也去，你爹离了我不行！”这是两个67

岁的老人第一次去北京，还是去看病。解放军总医院的楼层、房间和床号，我已模糊不清。父亲不同意在北京治疗，说花不起钱。临回家前，我好不容易才劝说他和他母亲去了一趟天安门。回到县医院，输液吃药的父亲总劝慰我，“即使有一天我真的死了，我会很幸福，因为有儿女们幸福的记忆。”虽在病中，父亲一见我们总是笑呵呵的，他笑得比以前更实在、更有力、更殷实。我却能从他的眼神看到——疾病，打破了父亲一生的愁殇。

三分治，七分养。一年后，父亲的病状控制得很好。父亲调整心态，仔细观察医生的得失，也观察病友的成败。一年了，父亲每天都侍弄庄稼，赶集上店，空闲里骑着电动车在湖区转悠，不像是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，而是一个身负责任的陀螺。

父亲病了以后，到胡同口的次数反而越来越多了。肺癌没有让父亲倒下。他在老家屋后的空地里种起了蔬菜。他说，只要我活着，就不能缺儿女们吃新鲜的蔬菜。父亲在屋后种蔬菜，还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以侍弄地为由多去几趟胡同口。

父亲知道我喜欢吃臭菜和曲曲菜，他就多种了些。几乎每个星期，父亲都是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母亲，来县城给我送饼和菜。有一次，父亲记错了日期，把星期五当成了星期六，和母亲来到县城我居住的小区，门卫不让进，他说找我，门卫说：“今天星期五，你儿子应该上班，改天吧！”父亲这才恍然大悟，知道自己记错了日期。但既然把饼和菜拿来了，只好给我打电话，问饼放在哪里，我就让他放在小区门口。

下午下班回家，我去了小区的门岗。但是，饼和菜都不见了，至于啥时候不见了都不知道。我去物业调监控，还是找不到一点线索。我一想，还是打电话再问问父亲。父亲说得很坚决：“就是放在门岗了，我还嘱咐了值班的人。”我怕父亲着急，说：“爹，不就是几个饼吗，没了就没了。”父亲说：“不是几个，是二十多个，那可是你娘擀了一上午的饼！俺知道有偷钱偷物的，哪知道还有偷饼的！”

第二天，父亲一早就在小区门口打电话：“在家吗，你娘今早又给你擀了饼，我和你娘给你带来。”我急忙穿上鞋，小跑到小区门口。看着病重的父亲这么老远一天一个来回给我送饼，禁不住鼻子一酸，差点流出了眼泪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内疚还是高兴，难于言表。

2015年1月的一天，母亲感觉头痛，去了县医院。医生告诉我，你母亲可能是乳腺癌。这犹如晴天霹雳，又给我当头一棒。两腺科的杨医生说：“乳腺癌治愈率在所有癌症中是最高的，动了手术不会有事的。”在母亲动

手术的3个小时里，父亲每隔十几分钟就打一次电话。“是恶性的吗，你们可别不和我说话，我承受得了！”我告诉他：“不是恶性的，发现得早，娘不会有事的。”一会儿他又打过来：“手术做完了吗，你娘是不是不好，要是好的话，手术咋这么长时间！”老伴，终归是老伴，谁也代替不了他们相濡以沫四十多年的风雨感情。

母亲住在县医院半个多月，父亲每天都忍着疼痛，从三十里外的老家骑电动车来县城照顾母亲。他在病房待的时间很短，但就是这一小会儿，帽檐下那一张布满了岁月刻纹的脸，让母亲感到父亲的朴实中存有的温暖。

有一天，在医院里陪母亲的妹妹有事，打电话叫父亲来照顾一下母亲。父亲在家炖了鸡汤，骑着电动车来到了县城。那个时候，父亲的肺部积水已经让他疼痛难忍，尽管这样，他在医院硬着头皮坚持了一上午。母亲躺在病床上输液，他站着一口一口喂，一顿午饭吃了半个多小时，两人累得满头大汗。等到母亲吃饱躺下了，他自己才吃上两口母亲吃剩的饭菜。之后，父亲又按医生的要求给母亲按摩腿脚。

2015年春节初二的晚上，父亲的生命之火已经非常微弱。我坐在他跟前，说了好多话。他看我的眼神，就像快要离世的样子，我知道，属于父亲的时间不多了。父亲让我往他的床前靠靠，叫着我的小说说：“你的烟抽得太多了，能戒掉就戒掉吧！”

年初三，我去了岳父岳母家。晚上七点多，父亲问母亲：“孩子还回来不？”母亲说：“这么晚了，别让儿子回来了。”父亲临终前，一直牵挂着我。初四凌晨，父亲在家中去世，享年69岁。母亲说，你父亲累了，他这是去天上享福去了。

年初六，全家人从胡同口送走父亲。埋葬父亲骨灰的那天，我泪如泉涌。落叶是疲倦的蝴蝶，父亲走得那么匆忙，我后悔没有陪着父亲多说些话。我哪能想到，“你的烟抽得太多了，能戒掉就戒掉吧”这句话，竟成了父亲留给儿子的遗言。

父亲，你不会孤独，母亲惦记着您，儿女们都想您，就像这么多年您一直牵挂着母亲和儿女们，总没有说出口一样。

一段日子里，我经常回老家痴立在胡同口寻找父亲。“你的烟抽得太多了，能戒掉就戒掉吧！”想起父亲临终前留下的遗言，我发誓要彻底戒烟。如今，我已经戒烟11年了。

每次回乡下看望母亲，我总感觉父亲还站在胡同口。如今，我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故乡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，我想念的人和事物却越来越多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)